

醒世恒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醒世恒言

三
明馮夢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自昔財爲傷命刃

從來智乃護身符

賊髡毒手謀文士

淑女雙眸識俊儒

已幸餘生逃密網

誰知好事在窮途

一朝獲把封章奏

雪怨酬恩顯丈夫

話說正德年間有個舉人姓楊名延和表字元禮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貫祖上流寓南直隸揚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揚州江都縣此人生得肌如雪暈唇若朱塗一個臉兒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裏有什麼裴

惜那裏有什麼王衍這個楊元禮便真正是神清氣
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縱學問夙成開着
古書簿葉一隻手不住的翻哆力豁刺不勾喫一杯
茶時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點篇數那曉得經
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爛的熱在肚子裏頭一遇作
文時節鋪着紙研着墨蘸着筆尖颼颼聲簌簌聲直
揮到底好像猛雨般灑滿一紙句句是錦繡文章真
個是

筆落驚風雨

書成泣鬼神

終非池沼物

堪作廟堂珍

七歲能書大字，八歲能作古詩，九歲精通時藝，十歲
進了府庠，次年第一補廩，父母相繼而亡，丁憂六載。
元禮因爲少孤，親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讀
書，十九歲便得中了鄉場第二名，不得首薦，心中悶
悶不樂，歎道：「世無識者，不耐煩。」赴京會試，那些叔伯
親友們，那個不來勸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
人，時常催促同行。那楊元禮雖說不願會試，也是不
曾中得解元氣忿的，說話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
這幾個同年們催逼，不過發起興來，整治行李，原來
父母雖亡，他的老尊原是務實生理的人，却也有些

田房遺下元禮變賣一兩處爲上京盤纏同了六個鄉同年一路上山京那六位同年是誰一個姓焦名士濟字子舟一個姓王名元暉字景照一個姓張名顯字發伯一個姓韓名蕃錫字康侯一個姓蔣名義字禮生一個姓劉名善字取之六人裏頭只有劉蔣二人家事涼薄些見那四位却也一個個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萬地方上叫做做小王愷說起來連這舉人也是有些緣故來的那時新得進身這幾個朋友好不高興帶了五六個家人上路一個個人材表表氣勢昂昂十分齊整怎見得但見

輕肩俊眼，繡腿花拳，風笠飄飄，雨衣鮮煥，玉勒
馬一聲嘶，破柳堤烟碧，帷車數武，碾殘松嶺雪。
右懸鴈矢，行色增雄；左插鮫函，威風倍壯。揚鞭
喝曜，途人誰敢爭先？結隊驅馳，村市盡皆驚盼。
正是處處綠楊堪繫馬，人人有路透長安。

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光景，雖然懸弓佩劍，實落
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
二字最爲緊要，一舉一動俱要留心，千不合萬不合，
是貪了小便宜，在山東兗州府馬頭上，各家的管家，
打開了銀包，先了多少銅錢，放在皮箱裏頭壓得那

馬背郎當，擔夫戛，一路上見的，只認是銀子，在內。那里曉得是銅錢，在裏頭。行到河南府，榮縣地方，相近縣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涼遠遠的，聽得鐘聲清亮，擡頭觀看，望着一座大寺。

蒼松虬結，古柏龍蟠，千尋峭壁，掃漢芙蓉，百道鳴泉，灑空珠玉，嚙頭高拱，上逼層霄，鳴吻分張，下臨無地，巖巖嶺嶺，恍是雲中，雙闕光燦燦，猶如海外五城。

寺門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寶華禪寺。這幾個連日鞍馬勞頓，見了這麼大寺，心中歡喜，一齊下馬停車，進

去遊翫但見稠陰夾道曲徑紆迴旁邊多少舊碑七
橫八豎碑上字跡模糊看起來唐時開元年間建造
正看之間有小和尚疾忙進報隨有中年和尚油頭
滑臉擺將出來見了這幾位冠冕客人躡進來便鞠
躬迎進還一位見禮看坐問了某姓某處小和尚投
出一盤茶來喫了幾個隨即問道師父法號那和
尚道小僧賤號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幹到荒寺經
過衆人道我們都是赴京會試的在此經過見寺宇
整齊進來隨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師遠出有失
迎接却怎生是好說了三言兩語走出來分付道人

擺茶果點心便走到門前觀看只見行李十分華麗
跟隨人役箇箇鮮衣大帽冒頭一應計上心來暗暗
地歡喜道這些行李若謀了他的儘好受用我們這
樣荒僻地面他每在此逗留正是天送來的東西了
見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們再作區處轉身
進來就對衆舉人道列位相公在上小僧有一言相
告勿罪唐突衆舉人道但說何妨和尚道說也奇怪
小僧昨夜得一奇夢夢見天上一個大星端端正正
的落在荒寺後園地上變了一塊青石小僧心上喜
道必有大貴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

今科狀元決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這里荒僻鄉村，雖不敢屈留尊駕，但小僧得此佳夢，意欲暫留過宿，列位相公若不棄嫌，過了一宿，應此佳兆。只是山蔬野蔌，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見罪。衆舉人聽見說了，星落後園，決應在我們幾人之內。欲待應承過宿，只有楊元禮心中疑惑，密向衆同年道：「這樣荒僻寺院和尚，外貌雖則慇懃，人心難測。他苦苦要留，必有緣故。」衆同年道：「楊年兄又來迂腐了。我們連主僕人夫，筭來約有四十多人，那怕這幾箇鄉村和尚？若楊年兄行，李萬有他虞，都是我衆人賠償。」楊元禮道：「前邊

大凡近理
之言容易
入耳小人
所以中書

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還該趕去，纔是道理。却有張發伯、真劉取之，都是極高興的朋友，心上只是要住對元禮道：「且莫說天色已晚，趕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有可慮。現成這樣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爲誤事。若年兄必要趕到市鎮，年兄自請先行，我們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見衆人低聲商議，楊元禮聲聲要去，便向元禮道：「相公，此處去十來里有黃泥壩，友人極多。此時天色已晚，路上難保無虞，相公千金之軀，不如小房過夜。明日蚤行，差得幾時路，程却不安穩了。」多少元禮被衆友牽制，不過又見和

着往住如
此和尚們熱
茶熱水不
是容易喫
的

好個出家
人只此一
節便非住
東道矣

尚十分好意況且跟隨的人見寺裏熱茶熱水也懶
得赶路向主人道這師文說黃泥壩晚上難走不如
暫過一夜罷元禮見說得有理只得允從衆友分付
擡進行李明早起程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計連忙備
辦酒席分付這人宰雞殺鵝烹魚炮鱉登時辦起盛
席來這等地面那里買得湊手原來這寺和尚極會
受用件色雜稿等類都養在家裏因此捉來便殺不
費工夫佛殿旁邊轉過曲廊却是三間精緻客堂上
面一字兒擺下七個筵席下邊列着一個陪桌共是
八席十分齊整悟石舉杯安席衆同年序齒坐定喫

易入耳者
必非尋常
好上日者
必非佳味
隨人凡事
看路而行

了數杯之後，張強伯開言道：「列位年兄，必須行一酒令纔是有興。」劉取之道：「師父這裏可有色盆和尚道有有，連喚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舉人行令。」焦子舟也不推遜，喫酒便擲，取么點爲文星，擲得者卜色飛送。衆人嘗得酒味甘美，上口便乾。原來這酒不比尋常，却是把酒來浸米，麴中又放些香料，用些熟藥，攪來顏色濃醲，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喫了便覺神思昏迷，四肢疼痛，軟這幾個月會試的路，上喫慣了，歪酒水般樣的淡酒，藥般樣的苦酒，還有尿般樣的臭酒。這晚喫了，恁般濃醲加倍放出，意興

來猜拳賭色。一杯復一杯。喫一個不住。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廂陪了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這些驕夫馬夫。上下人等都喫得泥爛。只有楊元禮喫到中間。覺酒味香濃。心中漸漸昏迷。暗道：『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魯達神恩。其中夾有緣故。就地生出智着來。假做腹痛。喫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氣。』必是多喫熱酒。纔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一齊來勸那和尚道：『楊相公。這酒是三年陳的。小僧輩置在床頭。不敢輕用。今日特地開出來。奉敬相公。腹內作痛。必是寒氣。連用十來大杯。』

自然解散。楊元禮看他勉強勸酒，心上愈加疑惡，堅執不飲。衆人道：「楊年兄爲何這般掃興？我們是賜飲一番，不要負了師父美情。」和尚合席敬大杯，只放元禮不過。心上道：「他不肯喫酒，不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個醒的，跳出園子外邊去，又把大杯斟送元禮道：「實是喫不下了，多謝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幾位抵死勸酒，却說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這些行李，衆管家們各揀潔淨房頭鋪下鋪蓋。這些喫醉的舉人，大家你解我頌，亂叫着某狀元某會元，東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脫，爬上床，磕頭便睡，鼾鼾鼻息。

響動如雷。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們，大碗頭勸着，一發不顧性命，喫得眼定口開，手疼腳軟，做了一堆。倒却說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他便如何不受酒毒，他每分付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雖同，酒力各別。間或客人答酒，只得呷下肚裏，却又有解酒湯，在房裏去喫了，不得昏迷。酒散歸房，人人熟睡。那些賊充們，一個個磨擦擦掌，思量動手。悟石道：「這事須用乘機取勢，不可遲延。」一酒力散了，便難做事。分付各持利刃，悄悄的步到卧房門首，聽了一番。思待進房，中間又有一個四川和尚，號曰覺空，悄悄向